

来燕榭文存

黄裳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來燕榭文存

黃裳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来燕榭文存 / 黄裳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

ISBN 978-7-108-02984-3

I. 来… II. 黄… III. ①书评—选集②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G236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8184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 / 16 印张 22.75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39.80 元

目 录

辑 一

- 凤城一月记 3
- 五十年前的十月 30
- 上海手札 41
- 滇游日记——从昆明到大理 46
- 嘉兴去来 68
- 雨湖 72
- 常熟之秋——关于柳如是 78
- 伤逝——怀念巴金老人 85
- 忆施蛰存 92
- 俞平老杂忆 99
- 忆吴晗 104
- 忆梅畹华——梅兰芳与《文汇报》 108
- 关于“梅郎” 111
- 卞之琳的事 115
- 关于佐临 120
- “磁力”漫忆 124

辑 二

寻找自我 131

二十年后再说“珠还”——写在新版《珠还记幸》重印之前 136

我的集外文 144

《插图的故事》跋 160

《清代版刻一隅》增订本前言 162

《拾落红集》后记 164

《“嗲”馥集》跋 168

《劫馥古艳》序 170

《来燕榭少作五种》前记 172

《南京情调》序 175

关于《梦雨斋题跋》（外一篇） 177

关于《金陵杂记》 181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序 185

《芳园筑向帝城西》序 188

《醉眼优孟》序 191

《俞平伯散文》小引 197

脸谱臆说 199

《艺术类稿》序 204

我的书斋 206

辑 三

买墨小记 211

马瑶草小记 216

冬日随笔	220
画《水浒》	224
跋永玉书一通	228
答董桥	231
解密种种	233
第三条道路	236
大师的偏执	240
忆旧不难	243
胡适的六言诗	248
答客问	251
关于“流派”	254
两个《四进士》	257
寒柳堂诗	260
陈寅恪写杂文	267
“山中一半雨”及其他	270
零感	279
萧恩的教训	282
“看不懂”论	285

辑 四

祁承爍家书跋	289
跋姜德明藏《东山酬和集》	293
郇斋小记	295
拟书话	299

读《红楼梦》札记 317

龚自珍二三事 324

读画录 334

南京书事 338

《书林一枝》两篇 342

后记 357

辑一

凤城一月记

小 引

一九四九年底，我随《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赴港洽商购纸，勾留约一月。乘船北返。我不耐海行寂寞，在烟台先下了船，乘火车经济南到天津。津沽是我旧游之地，睽隔多年，不忍即去，因而留连了几天，才到北京。这册旧日记，从一九五〇年元旦开始，时历一月，全部照录，只于各别文字少加修饰，事实并无变动。其应加说明处，别加案语，以便观览。

一月一日

在天津。寓利顺德饭店。

早起，雪霁。泥泞满街。而天不大寒。出，至“运通”，访马君，不遇。即至《进步日报》访孟秋江兄，谈至十一时半。仍至“运通”取款，至正阳春饭。此余十余年前曾到之处。入夜，灯明如雪，大师父持刀片羊肉之光景依稀如在目前。至“劝业”、“天祥”观书，买明本《会稽三赋》、清初精刻桃花纸印本《谦谷集》及万历本《杨道行集》（残）等三种。

至北大关访故居。见四叔、四婶及震昌皆在，困苦不堪。四叔见余来喜甚，即沽酒同饮，话旧事。念“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之诗，觉老杜之

伟大。夜七时许辞出，又到南市，访姥姥、老姨，亦均好。出而去“小梨园”，客满；至“大观园”，亦客满。乃复至“天祥”观书，见嘉靖刊《李杜合集》、《容斋五笔》等，均不恶，系周叔弢旧藏售出者，议价未谐。出而至“劝业”三楼吃茶，十一时归旅馆，震弟同宿。

一月二日

晨八时起身，与震弟去“天祥”后门茶肆吃早点。又到南开，荒凉得吓人。走进中楼，到花园，真是“举目无故物”了。在×斋看见任启南，叩门入访，坐谈移时。此当年舍监先生，现已白发盈颠了。

冷得很。到东门里，有两家书店。都进去看过。都可谈。购得旧抄吴兔床校本《沈下贤集》及琉球纸印阮元朱笔题记之金石书一册，价十一万元。

又见万历本《郭美命合并黄离草》三十卷，甚罕见，只《千顷堂书目》有之，但仅作十卷。索泉五十万元。又见吴騫批汲古阁本《贾长江集》，谈周叔弢等天津藏书家故事，颇畅。

回“梨栈”午饭。饭后去“天祥”，看明黑格抄本《盛世词林乐府大全》，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分子丑等十二集，以中吕宫等分类，杂抄各曲牌，索二百四十万，价昂惊人而书不恶，此等书必询郑西谛始能知良否也。

四时去三北码头，又返起士林吃咖啡蛋糕，又返码头，九时始接到。去“小梨园”小坐，即归寝。

得“未名丛刊”初版本《小约翰》一册。

一月三日

带严、任两位到“文利号”早餐。昔常来此处吃冰，已久违矣。吃炸元

宵及清汤小包，殊不知后者类似春卷，汤一杯，似红茶，几成笑话。

访秋江，遇施克。

午秋江约在一川菜馆饭。饮酒少许。畅谈。去张庄大桥，从墙子河边过，经小孟庄，遥望永兴里一号，不禁引人遐思，此地之柳荫河畔，皆当年垂钓之地也。

访书不得，即回旅馆。赵伯南（红叶）君在座。伊任《天津日报》采访部主任，约去“克林”晚饭，系俄国大菜，亦有清汤小包及包子鸡、牛肉火锅、铁扒十锦等，皆未曾吃过之新鲜花样。

夜在旅馆沐浴休息。避寒不出。如明日不行，将往访周叔弢先生，不知能否一见“自庄严堪”主人否？

今晨未起，东门里贾人即送阮元手题之《钟鼎款识》及《沈下贤集》来。“天祥”贾人送来元刊本《千金方》，热闹之至。

买罗振玉《大云书库藏书题识》一册。理发。

一月四日

晨起，在“起士林”吃早点。整理行装。嘉尧中午离此返沪。

下午往访周叔弢丈，谈藏书诸事颇畅。本拟去“自庄严堪”观书，会其今夜有约不果。周丈说好书如女子，刻版精如先天身材好，印刷好则后天好也。有名人印章藏记则如燕支脂粉，有好装潢则如衣锦绣，更加名人批点，则风神绰约、举止可人矣。其论甚妙。并劝买书应首重精品，如一年只收三五书，虽出价少昂而实不浪费。佳书一部且胜劣书十百也。又告其平生藏书经历，甚妙。如能多聆雅论，所得当更不少。周丈更以名片相赐，至平当往访赵斐云，一观天禄琳琅诸书也。傅沅叔弃世亦自周丈处得闻之。

李厚方君约在美丽川菜馆饭，吃烤鸭。

夜复冲寒至宝林堂，以《沈下贤集》易得刘燕庭抄本柳开《河东集》两册，又获《白石诗词合集》精刻本两册，系乾隆陆钟辉刻，印颇精。谈两小时。又闻津估藻玉堂自吴氏获水浸宋本《通鉴纪事本末》及季沧苇藏宋眉山本《陈书》，又宋本《诗经》诸书流传掌故。

“天祥”某估人告有宋本《周濂溪集》，约金一条可得。以此观之，天津书尚不少，如有力正不患无书也。

[案]周叔弢“藏书五好”之说，流传一时。有多种版本。传闻异词，这是我亲闻最早说法。其买书贵精而不在多之谈，也是名论。看他毕生聚书而藏书目仅一小册，比瞿、丁诸家皇皇数十册者大异。而目中无一非名品，可见其选藏之旨趣矣。叔弢先生儿子杲良和我是南开中学同班同学，因此以世交晚辈礼相见。天津一别后数十年始再见于北京，他时年九十一矣。耳目聪明，谈书不倦，后数通书问，多道藏书事，未几逝世，逝前一月尚以自刻《屈原赋注》一书相寄。

一月五日

今天离津去京。十一时十分自东站启行，下午一时半抵京。熙修、静远来接。即去中旅社。去东安市场东来顺午饭。烧羊肉、炮三样皆至佳，饱餐。买冰糖葫芦。至灯市口办事处小坐。静远为买明夜戏票，系谭富英的《渔夫恨》。又到东安市场小游，买书两册。在一处吃咖啡，与静远长谈。

回旅馆。宦乡来。稍谈即去。

至前门外鲜鱼口夜饭。即去祖家街访仁渊兄。欢然道故，围炉畅谈，十一时归。

月明而不寒。下午一时许有风沙。

[案]日记只是流水账似的记事，没有细写初抵新都时的感受。简单地

表述,可用兴奋、激动之类的字眼,但这是远远不能表达的。也许可以说,人人都是以“胜利者”的激动心情踏入国门的。不同的人物,包括对建国献出了大小不等的功勋者,也自然包括了饱受反动统治者残酷迫害,一直以种种不同方式挣扎抗争的群众。他们都是“胜利者”,同样踏着豪迈的步伐走进了新都。五十多年后想再追忆当日的心情,是不可能的。我想抄引当日自己在《新北京》中写的一段话,或可多少保留旧时的观感。“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来到了新都。车子过了永定门,远远看见哈德门的城楼,北京城笼罩着一层雾,太阳探出头来,雾慢慢给澄清了。金黄色的阳光照耀在路上,路上走着牛车、骆驼。太阳光照在红墙绿瓦的庙宇上,发着闪烁的光亮。心里有说不出的冲动。”

蒋仁渊是我的好友,大学同学,抗战中同做“翻译官”,同住在印度兰伽。他是蒋梦麟的儿子。在昆明、重庆、南京、北京,我们都是亲密的游伴。

一月六日

早晨在前门外大街吃杏仁茶,多年不曾吃了。

到琉璃厂,跑了两三家书店。看了装在大内档案的麻袋中检出之宋元本残叶,在富晋书社买抄本《痴婆子传》一小册,饭于泰丰楼。

午后去隆福寺看书。周游书店五六家,见残宋本《苕溪渔隐丛话》,刻甚精。约三四十万元可得。又傅沅叔旧藏之王状元本《苏诗》,印刷不早,约在宋元之际。为周叔弢旧藏,因易书而归傅。

到修绠堂访孙助廉。见最初印之彩印本《程氏墨苑》,即郑振铎所诂为国宝者(此是另一部)。价约二百四十万。买《静嘉堂文库书影》、《近畿旧本图录》、《文求堂书影》及明善堂旧藏明刻《童蒙训》等四种,用二十三万元。

又于他肆获旧抄《影梅庵忆语》。夜六时许辞出，返灯市口办事处，同去“惠而康”晚饭。有烤鸭甚美。座中有范长江、宦乡、徐盈、子冈等。

饭后去“民主”，观谭富英、杨荣环改良“四郎探母”，无大改动。夜深返旅舍。

一月七日

晨静远来，同去看马老（叙伦），未遇。又去北海团城访郑西谛，尚滞沪未返，只一看玉佛而已。去漪兰堂吃肉末烧饼，颇佳。见女学生溜冰者甚多。

返寓，去厚德福午饭。

午后至辛寺胡同访马老夷初，较在沪时苍老多矣。谈移时辞出。返前门外，又到玉华台饭。王思曙、杨培新等皆至。菜甚好。饭后去东安市场散步，买豌豆黄归寓食之。

一月八日

晨十时仁渊来，一起出去散步，到琉璃厂去看书。先到来薰阁，有残书一屋之多，其中颇有旧本，有暇当来拣选若干。得董康刻《燕子笺》，系马隅卿“不登大雅堂”的故物。书前有王孝慈手抚女主角酆飞云、华行云像两叶，工丽绝伦，与原刊无异。泉四万五千元。（黄、王、马都是小说戏曲收藏家，尤重插图。此书虽只近刻，然汇三家于一书，殊难得。）闻主人新得万历刻《水浒》，甚得意，已付影印，且有毛主席题字，云将以原书持赠主席。继至文禄堂，晤王晋卿，坐谈移时。见中统本《史记》及桃花纸印《渔洋精华录》，夸为孤本，又云有天禄琳琅旧藏宋本某书半部，已以四十万元让归故宫。又有宋本《古文苑》及《记纂渊海》二书在待售中。

午饭于杨梅竹斜街，饮酒微醉，返旅社。

与静远去清华园，晤林徽因、李广田、袁震（吴晗夫人）、张奚若、钱锺书。张公谈锋甚健，送我等至门外，又立谈京戏十分钟。张告今夜怀仁堂有招待戏，唯“戏提调”不佳，如梅之《别姬》甚劣，而不得不观之类是也。谭富英有老毛病，然在毛主席前必不敢懈怠，亦可称赞。谈到程砚秋，说简直像妖怪，面如雪盆，身如五十三加仑汽油桶，俱可发噱。又称此种招待戏为“供奉戏”。至于马彦祥等之禁戏若干出，则邓叔存所最痛心者。此老谈风之健，真令人佩服。

晚上在东来顺吃涮羊肉，与静远共吃七盆，饱极。饭后仍去隆福寺观书，携嘉靖刻《三谢诗》返。又在修文堂见“王状元注苏诗”，实宋元之际刻。贾人又告彩印本《墨苑》进价实为十万元。

蕴珍、巴金来信，即复。

闻张菊生丈中风之讯。

[案]在京期间我为报纸写了几篇通讯，后来收进一本小书《新北京》里。可惜两次最成功的访问都未能作专题报道。一次是访钱锺书，一次是访张奚若。两次都是长时间的畅谈，而且是无话不谈，言无不尽。张先生是陕西人，钱先生是无锡人，两位都畅所欲言，慷慨论事，无保留地评论人物，但风格不同。一位是“大江东去”，一位是“晓风残月”。但其尖锐则同。张先生的客房里挂着黄晦闻（节）写的对联。他俩都是老同盟会员，因此相熟的吧，我猜。黄晦闻是我爱重的诗人。我在通讯里曾介绍过他几联有名的断句。但最重要的名句却遗漏了。那一联是“敢谓邦人无父母，空看党局付儿孙”。晦闻的《蒹葭楼诗》中也不收。他的遗集是汪精卫出资刊行的，哪里肯收这样戟指痛骂的诗！

张先生的谈话，只剩下保留在日记里这一点。

“戏提调”是旧时代安排堂会剧目等事务人的专称。建国初有一次在中南海招待起义将领的晚会,“戏提调”竟将《战宛城》安排在大轴,因欠妥而受到了批评。细想岂止是“欠妥”,实在是大大的不妥。可见此一工作,看似简单,其实是很不容易担当的。

张先生谈到了梅、程,《别姬》原是生旦并重的戏。自杨小楼死后,就没有过一位合格的霸王。金少山也罢,刘连荣、袁世海也罢,都不够分儿,撑不起半边天来。杨小楼对刘宗扬说过,《别姬》这出戏没什么,就是霸王得有足够的分儿。不过四十岁别唱这出。(据朱家潘文)杨小楼所说的“分儿”,是对《别姬》里霸王演员最重的要求。——身份品格。只剩下虞姬独支大厦,靠“夜深沉”伴奏的剑舞,到伏剑而死作结。成了一出失去平衡的舞剧。而观众震于过去的盛名,偏爱此剧,梅先生晚年的“梅八出”里以《别姬》最受欢迎,被视为名作。在内行观众中是另有看法的。

至于程先生的身体状况,更是值得同情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这些都不允许出现在报道中。荀、尚虽余勇可贾,但嗓子都退化了,致有“低音大合唱”之讥。总之,建国之初,京剧就已经露出颓势,亟待新一代的演员挺身而出,继承发展。初不待田汉、马彦祥出来禁戏,才陷于手足无措。

邓叔存是邓以蛰,是张先生的挚友,著名美学家,邓石如的裔孙,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我写“念小翠花”,开篇就引了邓先生的一段话,“蒜瓣儿就凉水儿,凉水儿就蒜瓣儿,我是这样想你!这几句戏词,若用小翠花的嘴讲出来,越发干脆,没有挽回的余地”。就凭这一段话,就足以掂出这位美学家京剧欣赏的分量来了。

最近读了一册有意思的好书——何兆武先生写的《上学记》。特别感兴趣的是他写“西南联大”的部分,只可惜他写得太少了。我虽不是“联大”出身,可是有许多同学、朋友在“联大”读书或当助教。抗战中来往昆明,往